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91355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91350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(法) 程抱一

页数：16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前言

早年在俄国旅行时，他曾向往过僧侣生活。

后来在意大利的阿西西山城(Assisi)，他仰慕圣·弗兰茹斯可(San Francesco)的事迹。

诗创造，在他心目中，是一种苦修、一种圣德。

接受做诗人，是宗教式的献身。

…… 献身么？

和其他的诗人或艺术家相比，他的生命既无凡·高的悲怆，又无舒伯特的冷落；荷尔德林的激越成疯、波德莱尔的死于毒疾也不是他的方式。

自从第一句诗从心底涌出，他就尽力拒弃其他的生活可能，把生命交给诗。

诗的生命。

然而，不是“诗意”的生命。

因为诗，不再是诗意的抒写，而是存在的基本方式。

只有诗，能够容纳生命的基本现象，把它们提升为另一种存在。

于是一开始，他就无暇顾及他事。

瞪目注视大自然的动态，裂心感受人间的伤痛。

无遮 本书的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，曾经在《欧洲杂志》上发表。

后承浦家麟先生热院鼓励，交由远东图书公司以单行本出版过。

这两封信，经过增改，已和原文颇有距离。

后来，又写了第三封信，发表在《纯文学》上。

如今，加上这篇引言，可以说我对于里尔克要说的话都说尽了。

真说尽了么？

不，还有那么多他的作品未曾谈及，那么多牵涉到的问题未曾探讨。

只能说，里尔克作品中曾经使我发生兴趣或是给与我影响的那一部分，我反复揣摩了一下。

这主观的偏爱是否竟会比那客观的、全面性的介绍更能激起研读里尔克原作的兴趣呢？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内容概要

“不管在什么领域里，每逢基本问题时，总不免要想一想：里尔克曾经说过什么？”

无论在人生历程还是精神境界上，程抱一与里尔克，有很多息息相通之处。所以，程抱一对里尔克人生、诗文作品的阐释、解读，就有了不可替代的独特性。该书包括程抱一三封解读、阐释里尔克诗文作品的长信，以及程抱一翻译的里尔克诗文作品，包括《致奥非斯商籁》、《杜伊诺哀歌》、《祈祷书》《图象书》、早期诗、中期诗、《关于塞尚的信》、《马尔特手记》等。

他是个真诗人。面临“机器的统治”，面临“欲望的混浊”，他坚持足以保全生命真粹的精神。他的有些观点近乎“道”，有些经验近乎“禅”，基本上却是继承奥菲斯的传统，也就是欧洲诗最真纯的传统：出死入生，让爱的裂心开向一切；将一切纳入内心的空间，提升为灵魂的旋律与节奏。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作者简介

程抱一 (François Cheng)，本名程纪贤，祖籍江西南昌，1929年8月30日出生于山东济南。1949年获奖学金赴巴黎留学，1973年入法国籍。1971年起，先后任教于巴黎第七大学及东方语言文化学院。1982年后三度回大陆讲学及探亲。2002年6月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，从此成为与伏尔泰、拉马丁、雨果、巴斯德、瓦雷里等并列的不朽人。

主要著作有小说《天一言》（1998，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）、《此情可待》（2002），诗集《树与石》（1989）、《四季一生》（1993）、《万有之东--程抱一诗辑》（2005）等，论著和译著《中国诗语言》（1977）、《气--神》（1989），《水云之间--中国诗再创》（1990）、《虚与实--中国绘画语言》（1979）、《梦的空间--千年中国水墨画》（1980）、《朱耷：笔墨天才》（1986）、《石涛：生命世界的滋味》（1998）、《美总是独特的》（2004）、《美的五次沉思》（2006）等。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书籍目录

引言

第一封信：谈《致奥菲斯商籁》和《杜伊诺哀歌》

第二封信：谈《马尔特手记》和《关于塞尚的信》

第三封信：谈早期及中期诗

跋

附录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章节摘录

早春尚未化尽风雨。

这大西洋畔的法国渔村，背靠淡山疏林，宛如微启的贝壳，半含大气，半吐轻烟。

黄昏时分，海潮涨起，汹涌而来，唏嘘而去，和大地作无尽的交谈。

我又来为你提笔了，可是我能述说什么呢？

夕阳在天际骤然显现，仿佛是大自然的眼耳，要在临去之前收聚一切色彩和声息。

凝视么？

倾听么？

在这群星将拥出夜幕，作太空的狂歌醉舞的时际，人类的语言显得多么无足轻重啊！

不，我没有忘记瓦雷里的名句：“神圣的语言，人类的光荣……”也许诗人会教导我们作更深刻的观察，更透澈的表现，更恒久的完成。

上次，我和你谈到里尔克最后的作品；可是我想，探讨一下他早期如何学会接触现实，把握现实，对我们当有更丰富的教育意义。

在西欧诗史上，里尔克的作品可以说最独特、最具个人风格，但他却是最知道领受影响，吸取教示的人。

他的心路历程是漫长的、广博的追寻，每一次旅行，每一次邂逅，他都知道以谦逊的态度，从中提取精华，营养自我。

对整个人类的使命，他不是曾说过：“我们在有形世界狂热地采掇纯蜜，为了丰富那无形世界的金的大蜂房。

”在前信中，我已经对你描述，他怎样在晚年发现瓦莱山谷，把它作为创造的摇篮；怎样毫不自矜地赞扬和译介较他年轻的诗人瓦雷里。

在早年，他作过别的重要的旅行。

首先是到俄国，在那儿，他拜访了托尔斯泰。

斯拉夫灵魂的那种内心的苦恼和感应，对他是强烈的启示。

然后是到德国北部，和沃普斯维德(Worpswede)的风景画家们共处。

大自然以更生动的方式渗透他的心灵。

那时，女画家波拉·培克的作品已经为他后来对塞尚的欣赏作了准备。

同时，他更结识了女雕刻家克拉娅·维丝托夫。

你知道的，克拉娅不久以后成为他的妻子。

她曾是罗丹的学生；通过她，里尔克得以熟识大雕刻家的灿烂的作品。

自此，他只有一个欲望：到巴黎去拜访罗丹。

里尔克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到达巴黎。

那一段在巴黎度过的日子在他生命中起了最有决定性的作用。

这个古老又跃动的大城，在他心目中成为取之不尽的生命矿穴。

他和巴黎初次见面的印象是“失望和惊喜相参”。

在修整平衡的美丽景色周遭，铺展暴露着无边的忧愁和苦难，好像裂开了的烂熟水果。

那些灰郁的房屋、街道、面孔、时辰逼使他以新的眼光和感觉来接触一切。

他步步踱入现实的地狱。

他开始了解，所有发生的和存在的事物都有不可测的含意；为了把握这些事物，首先必须丢弃陈年的成见和梦幻，而作至诚、客观的观察。

这客观的态度，并不是自然主义式的，相反，正是为了突破现实的表层，掏取生命的核心；为了在苦难的死地捕捉事物内部的变化和事物之间隐藏的关系。

是的，里尔克自认过去的经验太浮浅，太止于印象；抓住了枝叶便引为满足。

现在他决心寻根究底，观看种种现象，甚至那难以忍受的，甚至那难以想象的，甚至死亡。

只有那些被连根拔来的事物，才能在诗人的爱心里最终复活，最终透露它们的意欲。

从这一点来说，里尔克实在是二十世纪现象派哲学的前身。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现代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不是曾经长时间研究里尔克的作品么？

他认为哲学家所寻索的，诗人本能地看到了，感到了。

然而，巴黎赋予里尔克的并不只是这些。

穿过巴黎，他得以亲密地接触在拉丁文化中最纯粹最古典形式的法国文化。

是的，他知道诗人是运用文字的艺术。

极早，他就把德文的特有音乐性提升到相当微妙的境地。

同时，德文的活动性和隐约性也适于表现他那些圆浑的闪烁的形象。

到了巴黎以后，他对现实的体会愈来愈尖锐，愈来愈具体。

他欢欣地在法文以及法国建筑和绘画中发现那种精简、明朗、准确、细致的特性。

他学习同化这些特性来加深自己的表现可能。

在国立图书馆里，他不倦地阅读波德莱尔、马拉美、维庸(ViUon)等的作品。

在同代的作家中，他和纪德、罗曼·罗兰、凡尔哈仑等来往。

他观赏夏尔特大教堂、凡尔赛宫、卢浮宫、卢森堡公园、植物园等。

不用说，最珍贵的教示来自罗丹。

但较少为人所知的还有塞尚(CSzanne)的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塞尚去世后一年——一九一七年——巴黎秋季沙龙为他主办的纪念展览对里尔克来说是巨大的发现，在他生命进程中划下了一条鸿沟，那以后出版的诗集，他题名为：《新诗集》。

的确，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从形式上来说，较之以前，节奏更紧凑了，音调更铿锵了，韵脚更谨严多变。

他多采用精炼的古典诗体。

一些诗意效果如头韵(alliteration)和谐音(assonance)也经常被有意巧妙地运用。

此外，句与句之间、段与段之间的对比及平衡不能不使人想到塞尚的作画手法。

从内容上来说，虽然重要的主题和以前一样，可是形象及比喻更具体、更明确了，更多样而有分寸了。

日常的卑微的物品以及各种花草、动物开始大量地进入他的作品。

他更学会“让事物们自己表达”，诗人只要以爱力去温暖和照亮它们，有如塞尚画面的颜色一般；它们互相呼应，互相超越，使作品永久保持大生动和大形成。

他的许多杰作，如《羚羊》(Die Gazelle)和《豹》(Der Panther)，在其间，他设身处地地描写了动物们内心的感应，这些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，参观了植物园以后创作的。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后记

奥国籍诗人里尔克辞世已经整整一甲子了。

他的作品，无论在他生前或死后均曾起过极深影响。

如今在西方，他被公认为近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。

他的重要性，一方面固然基于其作品本身的独特内容，一方面也来自他那一生不断地探求、吸收，以及自我超越的形象。

诗到了他手中，不只用以抒写、咏叹，而成为寻索生命真谛，尝试存在可能的工具。

他自青年时代就开始辗转各国。

欧洲包括俄国的名山大川和文化中心，他均殷勤游玩过。

此外，他曾涉足埃及，想望过古代埃及文化。

旅行北非洲时，也对伊斯兰发生兴趣。

未曾去过亚洲，对佛教的某些意念却有本能的同感。

至于中国，他所知有限。

偶在巴黎的图书馆中念到李白的法译诗，他叹为“异响”。

我们不难想象，中国古典诗词那种对人情、季节的幽深感应，一定能在里尔克敏感的心灵中激起共鸣的。

…… 由于时代的限制，由于个人生活的限制，里尔克作品内容中有很多成分，不合乎今日的理解，我们不得不以选择的态度去接受。

粗看起来，他的思想有些近乎“道”或“禅”，其实是属于西欧的基本传统：希腊传统、基督教传统，以及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中的某些传统。

那传统的最高理想是：出死人生，让爱的裂心开向一切，将一切纳入内心的空间，提升为灵魂的旋律与节奏。

也就是歌德所提出的：“先死而后达成！”

提到歌德的名字，我们又回到诗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，里尔克不是哲学家，而是诗人。

他在诗作上的造诣使他被公认为是歌德、荷尔德林、海涅之后最重要的德文诗人，可是他的光芒远远超越德国范围。

正如他自己曾吸纳其他国家的诗传统：丹麦的雅可卜逊，俄国的普希金、莱蒙托夫，意大利的但丁、米开朗琪罗，英国的济慈、布朗宁夫妇、霍普金斯，法国的拉贝、波德莱尔、兰波、马拉美、雅姆、瓦雷里等，让我们尝试全心地收纳他作品的精华吧。

一九八八年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编辑推荐

《与友人谈里尔克》编辑推荐：著名作家、法兰西学院首位亚裔院士程抱一，里尔克译作大陆首度出版。

<<与友人谈里尔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